

从乌兰浩特到阿尔山,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来说,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我虽走过草原、到过森林、爬过高山、涉过河流,却从未见过这般漫野的绿。草原、森林、高山和河流,共同汇成眼前这片难得一见的绿海。绿海里点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、白色的羊群、棕褐色的马匹和黄色的牛儿。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土地上,万物也仿佛随之起伏,宛如一道道绿色波浪,托起花朵般翩飞的蝴蝶。

车刚驶离乌兰浩特,道路两旁仍可见成片农田。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,过察尔森水库后,景观逐渐由农田过渡到草原,洮儿河也开始与我们结伴同行。车停在科尔沁镇,我们稍事休息,路边不远处便是草原。我们原想走近些,想想还是作罢,于是站在草原边静静地看,看牛的谦逊、马的热烈、鸟儿的自在。闭上眼睛倾听,听鸟鸣虫和、清风拂过、云起云落。这一刻,我想到自然、包容、友爱、和谐,这些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境界吗?原来,自然如此美丽,世界如此美好。

在草原上,一切都显得那么幸福。溪流随势而行,没有任何阻碍,撒欢流淌;湖水平静,犹如一面镜子,收尽满天云朵;草儿呼朋唤友,在微风中摇曳歌唱;不远处那棵老树也是幸福的,见证了多少草原往事;羊儿是幸福的,不必东奔西走,食物就在嘴边;牧羊人也是幸福的,可以躺在草原上,回味那些美好的往事。

沿着省道203继续前行,车窗外,草原和山林交织在一起,呈现出另一番令人愉悦的景致。过德伯斯镇后,我们已经完全进入林海。此时,云已探下身来,揽住每一个山头,在岭上的绿海中游走。不一会儿,车子一头扎进雾海,天地瞬间融为一体。云雾笼罩周身,恍惚间如在梦中。

从阿尔山南大门进入市区,小城尽收眼底。那些风格独特的建筑透着浓郁的异域风情,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,交织出浪漫的画面。

阿尔山真的与众不同。它被四周的山岭、绿色的草原、茂密的森林、满地的泉眼环绕,也迎来山南海北的游客。在这里,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的子民,活成自在的模样。

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,我和友人便推门而出,整个小城依然在酣睡。东方被浓云笼罩,满天都是飘忽不定的云。友人返回住处继续睡觉,我则独自走进中国温泉博物馆的院内,沿东坡向上攀爬。登上山顶,极目远眺,群山连绵,凉风宜人。

天空的云朵开始聚集、分离、组合,仿佛在做演出前的准备。铅灰色的天空中,奇异的云图不断变幻,仿佛由无数奇思妙想勾勒而成。“演员”

河流从青山间流出,蜿蜒在广阔的田野。

河水静默而平缓,放眼望去,几乎看不出水流。除非突发暴雨,从山间田野汇来的洪水注入河中,河面才会浑浊起来,浩荡向前。正所谓,大河浩荡,小河流淌。暴雨停歇后,河水很快恢复原样,重现静默温柔的姿态。此前我读过《诗经地理》,书中说,聪慧的古人常选择有水源的地方扎根居住,有时还会为一片水源大动干戈。因为有河流的地方,往往田地肥沃,便于采摘、渔猎、浆洗,人们也更容易获得基本生活资源,用有限的力量安顿生活。临水而居,是先民朴素的生活智慧。

故乡的这条河性情温柔,人们的三餐四季也更加依赖它。春雷唤醒大地,万物便从河中汲取水分,如同吮吸母亲的乳汁,生根、发芽、抽穗、开花,蓬勃生长。到了夏天,人们来到河边



云山相接

张成林 摄

与阿尔山的云相逢

□周涛

从不同方向向天空中央汇集。六点,演出拉开序幕。阳光试图穿过厚薄不一的云层,让每一块云团呈现出不同颜色。墨蓝、浅灰、乳白交织在一起,变幻出峥嵘的云峰、奔突的虎豹、悠闲的猫狗。坡下是鲜嫩的绿,远处黛色的兴安岭把小城围了一圈。天上地下连成一片,我仿佛走进了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的意境。此时,阿尔山的云正在恰如其分地诠释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的画面。

阿尔山的云养眼养心,它们不张扬、不拥挤,始终那样洒脱、自在。这时,几缕云移到我身旁不远处,仿佛要窥视小城的烟火人间。云越来越低,已将整座山头覆盖。我从云雾中起身,只见燕子在浮云间穿行,山顶的树若隐若现,显得轻柔曼妙。走下山来,一只黄腰柳莺正在松枝上随心所欲地歌唱,一只飞龙也在云雾深处清脆啼鸣。更多的燕子俯冲、盘旋,它们此时无心歌唱,只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捕捉更多食物。它们不知道,那捕食的绝技让我看得入迷。

六点四十分,阳光终于从浓重的云层中撕开一道缝,光泻下来。随着天光渐亮,云雾渐渐离开山巅,向四处散去。这时,阿尔山的尖顶和穹庐顶建筑披上霞光,红、黄、蓝各色更为耀眼。在洁白云朵的映衬下,小城瞬间成为层次分明的童话世界。

按照当日行程,我们要去白狼镇。乘车南行,车窗外,一朵朵白云也在南下。从凌晨开始,我仿佛是一些云朵的拥有者,现在,它们也随我而行。我想,许多云可以化作一幅画,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而流传于世。它们之所以被记录、被保留下来,是因为找到了懂得欣赏的人。

其实,云本身就是艺术家,有自己的脾性,有了灵感才会创作。只是,它们的作品能保存多久,谁也无法预测。当一些云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游荡时,你可以坐在树荫下,静待它们变幻。即使最终没有等到想看

的景象,这番等待也值得,因为那份期待有时比得到更有魅力。

途经白狼村时,山岭上,阳光从密匝的树隙间穿过,树影迷离。云下的村庄里,炊烟正与白云相会,几只狗在小巷间出没,或黑或黄,时隐时现。一个坐落在林海和云海中的村庄,一定是幸福的。

站在白狼峰上远眺,一路追随我的那些云朵早已分不清彼此。在这座“兴安之巅”上,高大的树木、巍峨的群山、沟谷中的村庄都显得渺小,而人更是微不足道。我发现,天边的云浓黑稠密,正慢慢凝成一个沉稳的整体。它们与大兴安岭几乎融为一体,一动不动,像黑色大理石筑成的一堵墙。而在这道“墙”前和上方,一些年轻的云正漫游撒欢,显得轻盈调皮。它们从我们头顶飘过,不断变换形状,引人无限遐想。

左侧的天空突然飘过一朵蓝色的云,那抹蓝空灵、深邃、纯粹,显得格外特别,让满天的云黯然失色。在这片冰绿石海上,竟有几只麻雀在身旁的树枝上叽喳。远古的冰川,眼前的麻雀,此情此景,令人恍若置身世外。此时,白狼镇正被一片云笼罩。这是一片积雨云,微弱的白光下,雨丝犹如万条丝绦,滋润着村庄。

下到白狼峰半山腰,我们在白桦林中漫步,云也在树间游荡。笔直的白桦如一支支长矛,却怎么也刺不破、穿不透那些云。远远望去,倒有“绿水浮白毛”的意境。

下到山底,目力所及,万里晴空,满天云朵已不知去向。

下午六点回到小城,那些老云依然留在天边,浮游的年轻云朵各自归于老云麾下,它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漫步阿尔山街头,空气中弥漫着草的味道,很甜。信步南去,路的右侧是流水淙淙的哈拉哈河,左侧是明艳动人的各色花朵。路上行人寥寥,显得格外静谧,小城到处都是触手可及的美丽。从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

折返,只见高高的山岭和茂密的树巅上,西天放出一片紫红色霞光。我快步走向空旷处,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——在阿尔山的傍晚,我竟看了一场云的绝妙表演。

先是西天突然祥云笼罩,红色蔓延,一朵紫色菊花在阿尔山南桥上空盛开。花瓣在深浅不一的红色中层层叠叠,簇拥成团,娇艳迷人。几抹长短不一的浅红,如潇洒的泼彩一路伸向远方,一直铺展到阿尔山火车站上空。紧接着,东南方向灰黑的天幕下,仿佛有一头淡红色的驯鹿穿林过野,那繁复的鹿角、健壮的身姿,甚至灵动的眼神都十分清晰,这分明就是阿尔山古老的图腾。

随后,半个天空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红色,交融在一起,美轮美奂。夕阳的光穿过云层,在折射、散射与反射中铺向远方,逐渐漫漶成一片。云还在流动,它们如我一样,飞过千山万水,只为与一座小城约会。不同的是,它们不会告诉你约会的内容,你也无法听懂它们与小城的窃窃私语。头顶的天空只剩一片湛蓝,深不可测。那纯净的蓝色才是阿尔山真正的“天池”,仿佛一只天眼,望着这座祥和美丽的小城。

最后,云在东方继续演绎,一座天上宫殿即将完工。彩云汇聚,西方的阳光拼尽全力,将最后的晚霞投向东方。金色琉璃般的云霞如无数宝石,熠熠生辉;红墙与飞檐斗拱相映,玲珑别致。好大一座宫殿,庄严肃穆,宛如仙境。

五分钟后,一切不复存在,视觉盛宴戛然而止。我一个人呆立街头,云彩褪色散去,没有告别,没有谢幕,也没有掌声。

小城的璀璨灯火开始取代渐逝的晚霞,鸟儿不再歌唱,空气变得更加凉爽。此时我想,这场盛宴的主角是云,总导演一定是太阳,是它给云披上了华彩的服装;风则是执行导演,若没有风的加入,我们便看不到如此浪漫的云之舞。当然,还有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助演者:云雀、云杉,以及温度、湿度……

阿尔山的云赋予这座小城独特的意义,让它成为连接天地与人的纽带。美丽的云朵之下,每一个生命都在幸福地歌唱;那些摇曳的狗尾草,那些冲天而鸣的鸟儿,那些坐在小马车上的游客……

告别阿尔山的那个早晨,我又看到不远处的丘陵上,几缕白色云带在绿海间穿行。一群鸟儿鸣叫着飞向森林,有些落在草间。小城里,“叮叮小火车”的汽笛长鸣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怀念絮语

民丰,早已聚集了众多鸟类和昆虫。譬如布谷鸟,暮春时节声声催促着农人的脚步,它的鸣叫浑厚而悠长,回荡在田野上空,像在诉说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还有那爱唱歌的小黄鹂,它们藏在翠绿的柳梢间,啼声清脆,仿佛一滴滴清露洒落在晨光中。微风拂过,那歌声便与稻浪的沙沙声交织,像是一场自然的合奏。水边的青蛙也不甘寂寞,它们在夏夜的水洼里奏起一阵阵粗犷的鼓点,为天地间的音乐会添上别样的韵律。这些生灵的歌唱,或清越,或低沉,或婉转,都是大地的呼吸。不同的声音汇成同一首歌谣,将这方水土的丰饶与生机唱得如此动听。

一条河,滋养两岸万物;一首歌,唱遍沃野千顷。

乡土炊烟

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一隅,我的故乡准格尔,安然静立。浩荡黄河穿山越谷,奔涌而来,温柔又磅礴地环抱着这片土地。

打记事起,满眼都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,一道梁连着一道沟,层层叠叠。蜿蜒东去的黄河流经故土,绵延不绝。

故土的变迁是刻在时光里的印记。老一辈人常说,过去的准格尔是“十年九旱”的地方。那时候,村里多是土坯房,黄土夯墙,茅草盖顶,下雨天漏雨,刮风天进沙。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。

进入新世纪,一切都改变了。丰富的煤炭资源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乌金之城”。煤矿陆续开发,电厂相继建起,公路、铁路四通八达。曾经的黄土坡上,一块块光伏板铺成蓝色海洋,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。薛家湾高楼林立,街道宽阔,灯火璀璨。黄土路变成柏油路,通到家门口。土坯房换成砖瓦房、楼房,窗明几净,暖而又舒服。曾经靠天吃饭的庄稼人,有的进了工厂,有的搞起种养业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准格尔是多民族聚居之地,多元的人文底色,糅合出独特的民俗肌理,让这片黄河畔的土地,既有山河的雄浑辽阔,更有烟火人间的鲜活风情。

这里的人热情好客、耿直善良。各民族亲如一家,谁家有事儿,街坊四邻都来帮忙,不图回报,只讲情义。逢年过节最是热闹。腊月二十三,蒙古族祭火,汉族祭灶,烟火袅袅,祈福安康。除夕守岁,灯火通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年夜饭、拉家常。正月里,扭秧歌、唱漫瀚调,更是热闹非凡。漫瀚调是准格尔独有的非遗艺术,糅合蒙古族民歌与汉族小调,高亢悠扬,唱的是家乡美、日子好和邻里情。四胡、笛子、扬琴合奏起来,歌声飘向山野,听得人心里格外敞亮。

最让人难忘的故土味道,是刻在舌尖上的乡愁。

准格尔的街头巷尾,碗托是最常见的小吃。用荞麦面调糊蒸制而成的碗托

黄河岸边是故乡

□秋石

小时候,最盼着中秋节打月饼。村里几家人凑在一起,垒起土灶,生起柴火,妇女们和面、包馅、压模。月饼模子刻着喜鹊登梅、花开富贵的图案,烤出

的月饼金黄油亮,香气飘满整个村子。过年时蒸花馍、压粉条,花馍捏成花、鱼、娃娃的模样,点上红点,喜庆吉祥;粉条筋道爽滑,寓意长长久久,都是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二月二点面灯、吃猪头肉,四月八赶庙会、看晋剧,每一个节日都有专属的仪式感,藏着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智慧。

这里曾经是走西口的必经驿站,昔日晋陕先民跋山涉水,渡过滔滔黄河,与各民族比邻而居,一同开荒拓土、耕耘劳作、繁衍生息。

岁月流转,黄河依旧,渡口静立。那些岁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,淬炼出准格尔人质朴、良善、坚韧、包容的精神品格。离开家乡多年,纵使走遍千山万水,始终放不下准格尔的一山一水,忘不了乡亲们的古道热肠。每次归来,踏上故乡的黄土土地,满耳都是熟悉的乡音。

准格尔,生我养我的故土,一沟一梁、一草一木,都镌刻着我的童年时光。我深深懂得,无论身在天涯海角,这里都是我灵魂的归处,是此生温暖的港湾。

且听风吟

草木深处的长调

(组诗)

□阎晋	
一 从一棵草上 可以看到风的纹理 从一片草上 可以看到风的形状 从一坡草上 可以看到风的色彩 从一座高原的草上 可以看到风的落日与黄昏 在辉腾锡勒,在黄花沟 在飘飞白云的敕勒川 我们跟着风走,我们也追着草走 二 这望向上天的眼睛—— “九十九泉”是九十九颗 大地的明眸 秋风在吹,彩幡在响 站在草原深处,黄花轻语 反复告诉我们生命的秘密 烈日与暴雨 反复清洗天空与大地 让石头比羊群更白 让流水比青草更绿 每一座站立在泉水边的蒙古包 都像雨后轻轻 拱起的奶白鲜嫩的蘑菇伞 伞下,一锅鼎沸的烟火人间 三 谁说,时间可以抹去一切 在乌兰哈达,一万年了 还有一串地球的泪珠在滴落 天空湛蓝,万草皆绿 墨黑、赭黄、褐红…… 惊心动魄的色彩 以熔岩流、火山锥、堰塞湖的形式 裸露于天地之间 登临火山之巅 遥见羔羊驮着白云	在远处悠然吃草 不慌不忙,不紧不慢 下山时,一粒微小的火山石 不知何时悄然落入鞋中 硌得人疼痛而真实 哦,这紧贴大地的行走 是一生必需的修行 四 从都市到草原,从草原到沙漠 立体的北方如此雄阔 沙迹绿进,库布其青矣 唯有沙响湾的沙,还在响 从万绿之中切入,欲看沙海幻境 突遭冰雹大如卵,大雨滂沱 娴静的小豹俯身拾起一枚冰雹 它晶莹坚硬,却很快融化在掌心 天地尽头,谁与我共此一程? 哦,无论晴雨而雷电 黄河都在高处奔腾 五 一生中认识与不认识的草 在这里都有了名字 大青山千叶著、郭温克地榆 土默特砾苣荬草、锡林郭勒型华北驼绒藜…… 马头琴,半倾身子 丝丝缕缕,一弹拨给我听 千万种根与叶呵 汇成绿色的青山与绿河 敕勒川,阴山下 小草在歌唱 在追逐太阳 从石中挺起的生命 理想是湛蓝的苍穹 那些巍峨与峭拔 那些低微与柔软 那些无声的坚韧与美丽 都在风中摇曳 诗星空

金光落雪巅

张永生 摄

